

傍梅居

王太生

一个人的居住，或临水而筑，或倚山而住，或依林而栖，我想傍梅而居。

某日，闲来依窗晒太阳，想要是有一间从前的旧屋就好了，宅旁种几棵高低不一的树。

当然是些梅树，宫粉，或者绿萼。那种长在旧书和古画中的树，还带着时间的香味。

傍梅居，傍梅树而居。傍梅居的房子，可做文人的书房，看书或者做梦，都有梅花的清香。

这样的房子，丰子恺的漫画中有一间。丰先生在画上说，“小桌呼朋三面坐，留将一面与梅花”。画中，小屋、山峦，寂寥高远，一株梅树兀立房子旁边，主人和二三朋友围桌而坐，喝茶、聊天，住在这间房子里的人，当然是傍梅而居。

我在外出看风景的途中，喜欢住旁边有梅花树的房子，有年初春，在徽州一户民宿里，院中有一棵梅树，映着老宅木格门窗，一踏入院门，见到这棵梅时，心里在说，今晚就住这里了。

梅树的枝影，在房子山墙上摇曳。梅著寒枝，千树薄，风送清冷的暗香，簌簌作响。一人一树一世界，老宅涵养已久的静气，盘桓不去，适合梅的生长。

从前那个旁梅而居的人哪儿去了？还有梅花爱情。

小轩窗下，簿簿素笺上，画几笔稀疏的清影。一扇小窗下，站着一树锦簇寒花，金钟吊挂，就有一个人与梅的故事。

有梅的窗真好。紫藤、黄杨的叶片都凋落了，眼睛会有些寂寞。留几瓣鹅黄在枝上，抬头看梅。一根松木棍，斜支窗扉上的木挡板，数梅入窗，鹅黄的苞芽，蜡的质感，手未触摸，指尖尚感滑溜溜的。

梅的故事很惆怅。惆怅是一首词定下的调，树下曾经住过一个人。那个人的眼神，无数次在梅枝上流转。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在一间房子里住，搬离老宅时，会与梅依依不舍。

谁在梅树下居住？背影渐渐远去。推开虚掩门扉，梅在旧院里，一瓣一瓣地落。

斑驳的一排木扉格窗，细密的流光，将它洗得褪了颜色。远远地，看到那冬天的寒树，一树虬枝，线条奔射，快要撑破斑驳的红砖山墙。这样的树，似要配这样的墙。砖皮剥蚀，凹凸阴阳，浮光突突奔涌于此。

傍梅居，闲来吃三两颗清梅。

南宋诗人杨万里，爱梅爱得痴嗔癫狂，他曾说，“老夫自要嚼梅花。”有一年，杨大叔被朋友请去在西湖上钊寺喝酒，其时山谷里梅花绽放，一望无际，正所谓“谷深梅盛一万株，十顷雪花浮欲涨”。杨大叔对席上佳肴不太感兴趣，只身一人倚在一棵老梅边，摘一朵吃一

朵，吃一朵摘一朵，丰俭随意，引得同僚连连咋舌。

杨大叔在诗中还提到“晚蕊收将熬粥吃，落英仍好当香烧”，说的是梅花粥。除了煮梅花粥，也可蘸料，比如“吾人何用餐烟火，揉碎梅花和蜜霜”，甚至觉得“赣江压糖白于玉，好伴梅花聊当肉”，好糖佐食，竟然从梅花中吃出肉味道来。

傍梅而居，吾与梅树是邻居。

杭州西湖孤山之阴，宋代林逋的世界。林逋傍梅树寂寂而居，被人视作湖上清奇幽绝处。一个隐者，出没梅林花影里。

傍梅居，梅影疏枝，房舍青青，君伴梅。

南朝梁诗人何逊，曾做过扬州法曹，在舍下种青梅树，日常吟咏其下，后迁洛阳，因思梅心切，请求返扬州。这与西晋



那些花儿 李海波 摄

张季鹰的“莼鲈之思”，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元末画家王冕，爱梅之痴，不让林逋。他隐居浙江诸暨乡村，在宅旁，遍植梅树，将自己的书室题为“梅花屋”，自号“梅花屋主”“梅叟”。在恬静幽雅的乡间，与梅树朝夕相伴，晴雪相望。

沈复《浮生六记》里说，房子的布景，当“掘地堆土成山，间以块石，杂以花草，篱用梅编”。以梅树当篱笆，种长藤铺满墙壁，就可让原本无山的居所却有了山的景致。——这是沈复的傍梅居，以梅树当篱笆，营造个人的生活空间，空灵妙境。

梅有清香洗肺，花枝生趣。大冬天，欲雪非雪，古人曾说，“有梅无雪不精神，有雪无诗俗了人，日暮诗成天又雪，与梅并作十分春。”雪与梅，雕琢出冬日唯美的意境。

这个尘世的气味纷杂，唯有梅香清雅，人如植物一呼一吸，与梅树共处，毗邻而居，自己恍若也是一棵树，一棵枝叶漫爬的杂树。

傍梅居，闲来在梅树下闲逛。梅树下好读书。宜读《诗经》，古人闲情小品。

傍梅而居，环境清幽，没有市声纷扰，听不到车马喧，也不想烦心事，气定神闲，梅香盈袖，梅树下的天空是这样的炫丽、清亮，一个下午的时光都被过滤了。

想回到从前的旧屋，傍梅而居，在房子旁边植梅，二三株，三五株，早晨起来，从外望，窗占一幅古画。

让一团泥活过来

明前茶

如今，能做精致泥人的黑泥越来越少了，也正是因为太珍惜的缘故，老俞现在手捏的戏剧人物泥人尺寸越来越纤巧，如小玉仔一样圆润可爱。

不捏泥人的时候，老俞就是小城里随处可见的白发老奶奶，每天很早起来侍弄她的茉莉花，买小菜，剥毛豆，一根根摘出两寸长的鸡毛菜，煮好了茼蒿和菱角等孙子来，在做事等待的过程中，身边的小方桌上放着一只收音机，里面放着地方戏，《海瑞罢官》《十五贯》《珍珠塔》是少不了的。唱腔的多变和嘹亮，愈衬出这方小天地的安静与幽凉。

与别的老人家不同的是，老俞听戏文从不跟唱，她有一双极好的耳朵，分辨得出不同的名家唱同一个角色，气息运用的不同，且能从他们的旁白中领悟到角色活灵活现的表情。她手边放着一个拍纸本，是孙子没用完的草稿本，现在老俞用它来画下自己对戏剧人物的点滴感悟，“娄阿鼠使坏时，眼珠怎么转，眉毛怎么动；方卿与陈翠娥见面时，哽咽的气息怎样用人物的手势和胸廓起伏来表达，这样的灵感，我剥豆时在想，摘菜时在想，洗衣时在想，浇花时在想。别看我做了那么多家事，我的魂一直在暗暗地捏泥人。”

这就是老俞为何比一般艺人更少匠气，捏出来的泥人好像自己就能唱一台戏的原因。

老俞很珍惜地拿出婴儿拳头大的一小团泥，要捏一个挂冠而去的海瑞给我们看。她以温水净手，反复地团揉那团黑泥，按她的说法就是要让那团泥活起来，有自己的体温和血肉。这个动作在她之前几十年的艺人生涯中从未间断过，因此她揉好的泥条上竟是看不到指纹的！那些活灵活现的泥人几乎磨掉了她指腹的纹路，老俞笑说：“要是我跟你们年轻人一样，要指纹打卡上班，我是打不上卡的。”

手捏泥人，有这样的一句口诀，“由下到上、由里到外、重上轻下、重前轻后”。老俞象搓汤圆一样，拇指发力，将黑泥条上的小段泥巴拉下来。先捏人物的腿部，又捏躯干，再捏胳膊和手，她一面捏一面转动着泥条，将每个手指关节都捏得纤毫毕现；又把人物的胸腹塑造得饱含一团正气。捏好海瑞的躯干，还要给他穿上官袍，这就要把一小段泥条拍成极薄的泥皮，包敷躯干，泥皮的下摆极薄，好像衣带噼啪作响，可以想象海瑞是如何站在了一场政治风暴中。

人物各部位都捏好了，要用“镶”的手法，将各部位天衣无缝地组装在一起，镶好后，再用手仔细调整造型，使整体动作符合海瑞端方的性格。

最后，还要以“推”的手法，让泥人“活”过来。老俞随手在泥人身上，加一点点湿泥巴，然后用拇指外侧，从下往上，依次推动调整，将泥人挺胸鼓腹、吹胡子瞪眼的身体结构表现出来。老俞的侄孙辈中，有学医的，那些上大学时的解剖学课本，都被老俞翻烂了。“终于明白人物勃然大怒时，每一根肋骨是怎么用力的，才能在推的时候心里有数。”

捏好的泥坯需要阴干一段时间，等到完全干透以后，才能够上色。这段时间是老俞最纠结的时候，要不要上色，上哪种颜色才切合现代人的审美，又切合历史人物的身份和个性，老俞不知要打几重的腹稿。从前泥人讲究“红搭绿，一块玉”，就是说衣色颜色，大绿大红才使人看了爽朗愉快。年轻的收藏者却认为这样的配色乡气又甜俗，老俞就得用别的颜色，不管是锡剧还是昆曲，有了年轻人爱看的翻新剧目，老俞总是要买票去看，同一本剧目看个四五遍是经常的，“人老了，反复看，人物的服装用啥颜色才记得牢。”那段时间，老俞在家疯狂地调颜色，一部剧，捏十几个主要人物，能调兑出上百种颜色。孙子也不接送了，饭也不做了，浇花洒扫，一概不问。

老俞老伴把所有的活儿接在手里，笑她：“不痴不嗔，不画泥人。”

